

爸爸冤死未昭雪 女儿炼狱受摧残

【明慧网】在人生的长河中，纯真、无邪、快乐的童年是最难以忘怀的，她如美丽的昙花，虽只绽放片刻的光彩，却印刻在记忆的深处，无法磨灭。与绝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，秦海龙的童年是在泪水、艰辛、苦难中成长起来的。秦海龙曾说：“没有爸爸的童年，快乐是那么的遥远！”

法轮大法，神奇地治愈了秦海龙姐姐的不治之症；法轮大法，让曾经整日硝烟弥漫的家，变得温馨和睦了。只为坚信法轮大法，十四年里，爸爸妈妈多次深陷冤狱，为此爸爸秦月明失去生命。为给爸爸申冤，为坚守良知，秦海龙遭绑架，与妈妈一同被非法劳教，成了劳教所中年龄最小的人，她遭受了电棍电、毒打、码坐、体罚、谎言洗脑等惨绝人寰的折磨。

“劳教所的屋冷、人冷、心更冷！没有一点人性！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，恐怖的气氛让我无法呼吸，我想念我的姐姐还有妈妈，还不知道妈妈在哪？我与一起被非法劳教的另外十八人，非法关押在一起。妈妈与另一批在一起，睡觉起床时间都是隔开的，根本不让见面。我渴望回家，更渴望自由！”

以下是秦海龙的自述。

一、修炼法轮大法后，顽疾康复，家庭和睦

我叫秦海龙，今年二十四岁，家住伊春市金山屯。我的姐姐小时候不幸患上乙肝病，无法上学。爸爸妈妈为姐姐的病四处求医，然而，姐姐的病情未见好转，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乙肝病是不除根的。每每看见姐姐喝草药那痛苦的样子，家人都跟着难过。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，正值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人向爸爸介绍了法轮功，说炼功能祛病健身，爸爸抱着试试看想法，带着姐姐去了炼功点。

奇迹在我姐姐身上发生了，她的病不治而愈了。爸爸带着姐姐到医院检查时，医院的大夫惊讶地问：“病是怎么好的，这也太神奇了！”爸爸回答：是炼法轮大法炼好的。

医院的大夫都说：这功法太好了，你们回去后接着炼。爸爸原来喜欢喝酒，喝完酒后就摔东西，妈妈很是头疼，连电视都不敢买。自从爸爸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不但戒了酒，原本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了。

一九九八年年初，我和妈妈一起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。我小的时候，体弱多病，还患有肺炎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由一个病秧子成为健康的小孩，我高兴极了。妈妈也改了暴躁的脾气，爸爸妈妈做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。邻居们很羡慕我们家，他们都说这法轮大法真好！你看他们这一家四口多幸福啊，其乐融融！



秦月明一家四口人

二、没有爸爸的童年，快乐是那么的遥远！

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氏流氓集团开始无辜迫害法轮功修炼者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诬蔑法轮功，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。我们一家四口受到法轮大法无量的恩泽，怎能背叛自己的良知。古话说：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，直到现在我们仍坚定信仰。

伊春市金山屯区公安分局恶警王喜带着 5、6 个警察，象强盗一样闯进我家，他们不出示任何证件，抢走大量法轮功书籍，把爸爸绑架到公安局。公安局内有一个小院专门扣押临时人员，爸爸被逼迫放弃信仰，爸爸被非法关押了两个月左右。

从这一刻起，我们一家幸福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，不幸接踵而来。

那时的我只有十岁，姐姐十二岁。爸爸获得自由后，因不放弃信仰，再次遭公安局恶警王喜和警察绑架。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被非法劳教三年，爸爸在伊春市劳教所被折磨了两年。

两年里妈妈历尽艰辛，赚钱养活我和姐姐，还照顾我们生活起居。妈妈的辛酸我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我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好能分担妈妈身上的重担。

晚上睡觉时我常常梦到爸爸，从前的每个周末爸爸都会带着我们去游山玩水，而现在快乐离我是那么的遥远！到年节的时候，看到别人一家团圆，对爸爸的想念就如一把利剑插在我的心上，我心里哭喊着：爸爸，你快回来吧！

三、恶徒入室抢劫，毒打、绑架好人

二零零一年的中秋节，终于盼到爸爸回来了。可是生活没有就此平静，中共邪党的不法之徒经常来我们家骚扰，我和姐姐每天都在恐慌中度过，我多么渴望能象从前那样，自由的修炼法轮大法啊！

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（周六），那是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们刚刚吃过午饭，金山屯区公安分局十多个穿着便装的警察把我们家包围了。

王喜、齐友、罗雨田、康凯等人，他们象黑社会一样闯入我们家，他们要绑架我爸爸，妈妈去阻拦，被他们打倒在地，爸爸被绑架到一辆车里。他们又开始绑架妈妈，妈妈抵制，又来了一车的警察把妈妈绑架了。这时，姐姐上前抱住妈妈的腿不撒手，康凯一脚就把姐姐幼嫩的小手踩在了脚下，姐姐疼得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，好几个警察打姐姐，把姐姐打倒在地。十五岁的姐姐未能逃过他们的魔掌，被暴打一顿后，四个警察硬把她拖上了车。

那时的我仅仅十三岁，眼睁睁看着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被打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们家桌子上的一大堆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让这些劫匪抢走了，我说：

“那是我爸爸挣的钱，你们不能拿！”恶警齐友拿起公文包就给我两个耳光，叫嚣：“什么你家的，现在就是我的。”当时我被打懵了。孤独无助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家里被翻得底朝天，一片狼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恐怖的景象浮现在的我

眼前，挥之不去。

姐姐被非法拘留一个月零一天。我也是在恐慌与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零一天。年幼的我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，好心的修炼法轮功的阿姨给我送来了方便面和蛋糕。天热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冰淇淋，自己好想吃；每当放学的时候看见别家的孩子，有爸爸妈妈接送，我羡慕不已。而我孤零零的一人回家，走在空荡荡的、毫无温暖的房间里，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更加害怕，常常被噩梦惊醒。我多么的想念爸爸、妈妈和姐姐啊！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地在我的脸上流淌，我整天哭得象个泪人。

姐姐获得自由后，已经被折磨得消瘦了许多，凌乱的头发散发着油腻味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不象样子。我和姐姐见面后抱头痛哭，姐姐说：“你怎么不去找我啊？你知不知道看守所里面有多冷？象冰窖一样。她们不许我睡觉，体罚我，一站就是一天一宿，我还经常被打骂。”我哭着说：“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啊！”姐姐安慰我说：“不怕！老妹，有姐姐。姐姐回来你就不再孤独了。”

从此后，我和姐姐相依为命，从未做过饭的姐姐开始尝试着做饭，收拾屋子，我们还得上学。我们没钱买菜，姐姐就把以前储蓄罐里的零钱拿出来花，没有多少钱，只能维持一个月。雪中送炭的修炼法轮功的叔叔阿姨们，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，他们送来吃的和用的，好心的邻居给我们送菜，我们感激不尽。姐姐给我讲述了在看金山屯区拘留所里的情景，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邪党之徒太邪恶了，太没人性了。

四、苦难、泪水伴我成长

一个月后得知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年，妈妈被非法劳教两年。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我和姐姐哭得肝肠寸断、痛彻心肺。我们以后怎么生活、怎么上学呀？妈妈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发生了，我和姐姐被叔叔、姥爷接回了山东老家去上学，农村很穷。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们都听信了邪党对法轮功造谣宣传，对我们家不理解，不给拿钱上学，姐姐只上了一年的学后，被迫休学，可怜的姐姐给叔叔家放羊、看孩子、做饭。

生活上的变故使原本开朗外向的我，变得沉默寡言。童年的我正应该在爸爸妈妈的羽翼下快乐的成长，而我却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外人

的歧视、同学们的侮辱、家人的不理解……。两年里，我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，每天吃的是馒头、咸菜还有玉米面粥，看不见青菜，而我正值发育身体的时候。

那个时候我既盼望过年，又害怕过年，期盼过年是因为一年里只有这时候才能吃到菜，而这时也是我最想爸爸妈妈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仍在人间地狱里受折磨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哭。有人问我的愿望是什么？我说：“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够团聚。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。”家人不愿给我拿学费，两年后我只好被迫休学，十五岁的我瞒着家人出去打工了。

半年后妈妈回来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看见妈妈我开心得眼泪止不住地流，抱着妈妈不愿撒手，我和姐姐还有妈妈终于团聚了。两年的分离让我们觉的时间特别长，我太开心了，终于可以吃妈妈做的饭菜了，终于有家的温暖了，爸爸要回来我们家就真的是大团圆了，我们三个人都好期盼爸爸的归来。

妈妈回来四年后，不幸再一次降临。二零零七年七月，我和姐姐下班回家后，发现正在家刷墙的妈妈，被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局恶警绑架了。我和姐姐去要妈妈，他们不让见。之后妈妈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和姐姐抱头痛哭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妈妈就在家好好地过日子，他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、非法劳教，这哪有什么王法了！

我和姐姐离开了家，到哈市打工，每个月我们从微薄的收入中，积攒点钱，去劳教所探视妈妈，去监狱探视爸爸。逢年过节替妈妈爸爸尽孝心，给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邮钱，因为姥姥姥爷的年纪太大了，对他们隐瞒着妈妈被劳教的事。

五、等待十年的团圆梦，顷刻之间无情的破碎

每逢年节，是我和姐姐最辛酸的时候，同事都回家了，我和姐姐只能在大街小巷逛，没有待的地方。回家后更是凄凉，我们都会大哭一场，我俩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够早日团聚。不知不觉在苦难煎熬中两年过去了，说不尽的辛酸，有谁能有我这样坎坷的人生！有谁经历过这样刻骨铭心的痛苦！原本一个完整、幸福的家，却被中共邪党迫害的支离破碎，因为我们坚信“真善忍”，只为做一个好人！

妈妈回来后，我们算一算还有一年爸爸就回来了，我们一家终于就要团聚了。新年里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愿望，我说：“等爸爸回来我就去上学”。姐姐说：“等爸爸回来就和爸爸一起做生意。”妈妈说：“等你们的爸爸回来后，我回老家照顾姥姥姥爷。”

九年苦苦的等待，九年日夜的期盼，等来的却是爸爸冰冷的尸体！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我们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一爸爸去世，我本能的反应：这不可能？！身体一向非常好的爸爸，怎么会突然离世？！

我们真的在佳木斯监狱看到了爸爸的遗体，我悲痛万分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！似乎天都塌了！爸爸痛苦的表情，让我觉得爸爸一定有冤情。监狱给出的理由是“猝死”，正常死亡，却没有任何依据和死亡证明。

之后我们多次来到佳木斯监狱要死亡证明，他们由开始的搪塞到最后都不接待我们了。监狱叫嚣：“愿上哪告就上哪告”。这期间佳木斯监狱派人跟踪我们，把我家里的老人吓得住院了。面对佳木斯监狱的野蛮行径，我们提出控告，走了相应的法律程序。

八个月里，我们从佳木斯市检察院一直上告到哈尔滨省高法，在省高法给我们立案了，我和母亲、姐姐到监狱和检察院以及相关部门去了无数次，我们每天在痛苦中煎熬，希望爸爸的冤情能早日得以昭雪。

六、为爸爸秦月明申冤，遭绑架

然而流氓就是流氓，他们的无耻和丑陋丝毫不加遮掩。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中午，我和母亲去朋友家串门，遭绑架，是哈尔滨公安局和省“六一零”相互勾结，目的是阻止我们控告佳木斯监狱。

我被绑架到双城公安局，非法扣押到半夜十二点左右。而后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，到那里已经是半夜两点多。两个犯人强迫我脱衣服，我拒绝，两个人硬把我的衣服扒光，当时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

我看着不大的监号，有些恐慌，她们把我的棉袄抢走了，我只穿着一件被撕破的小衫。我躺在一条薄得透明的小褥子上，冻得我瑟瑟发抖，根本无法入睡。看着冰冷的铁窗，我多么渴望能回家。

我拒绝背监规，被罚码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犯人看着我，不准随便下地，什么时候会背什么时候才让我坐在垫子上。我对她们说：我没有罪，是被绑架来的，为何要背监规？我不

会背的。每当晚上睡觉，我再站起来时，我的腿特别疼，这种迫害持续了五天。在看守所里吃的是看不见一点油的白菜汤和馒头，我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到了极限。

七、人间地狱——哈尔滨前进劳教所

(一) 我成了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人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，是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三十七天，双城公安局的王玉彪带着很多特警来，谎称：放你们回家。我说：我的衣服和手机还在公安局。他说：一会你们就去取，取完就回家。我们被骗上车后，一个特警看一个人，我们被劫持到荒郊野外的哈尔滨前进劳教所。下车后，他们强行把我带进去，检查身体。给我劳教票子，让我签字，我拒绝，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。我当时只有二十二岁，是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人。

刚劫持到这里的人，先封闭一个星期。第二天，就开始强迫我写“三书”让我放弃信仰，每人单独过筛子。我被带到一个空屋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，一个警察逼迫我写“三书”。教导员周力帆恐吓我：“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写‘三书’，不写就别想出这个屋，你虽然是个孩子，也不例外。”我说：“信仰真善忍没有错。我是被冤枉的，我不应该在这里，我要回家，我不写更不会骂人。”她眼露凶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是皮子硬啊？还是能扛着住我们这的刑具（指电棍）啊？你要不写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写！”

修炼法轮大法给我们全家人带来的幸福与安康，我怎么能背叛我的恩人呢？更不可能说违心的话。我隔着玻璃看见办公室里，王敏正在毒打法轮功学员，电棍电得直响，拳打脚踢。当我看见这一幕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也无法相信，邪党宣传的人性化管理，难道就是这样吗？狱警没有一丝丝的人性，太恐怖了！真是人间地狱。

(二) 封闭、码坐、室内象冰柜

每天在三楼我被强迫码坐在小板凳上，不许随便动，坐得屁股都很痛。不准说话，上厕所不但受时间限制，还得看警察高不高兴，她们高兴则让你去，否则就只能憋着。

晚上室内的温度是零下，窗户上的冰霜特别厚，刺骨的寒风顺着窗户缝吹进来。我穿着仅有的毛衣和绒裤，盖着透明的褥子和被子，在被窝里找不到一丝的温暖，象躺

在冰柜里一样，冻得我无法入睡。

劳教所的屋冷、人冷、心更冷！没有一点人性！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，恐怖的气氛让我无法呼吸，我想念我的姐姐还有妈妈，还不知道妈妈在哪。我与一起被非法劳教的另外十八人，非法关押在一起。妈妈与另一批在一起，睡觉起床时间都是隔开的，根本不让见面。我渴望回家，更渴望自由！

大概封闭一个多月，我被分到一大队和妈妈在一起。座位不挨着，我只能远远的看着妈妈，她那瘦小的身体，满脸的忧伤和无奈，妈妈看上去特别脆弱！当时的我再也承受不住了，哭得差点昏厥过去。在母亲写满悲伤的眼神里，我看得出来她一定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母亲那无可奈何的眼神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她是那么的辛酸！那么的可怜！那么的无助！虽然见到了母亲，但母亲只是看我一眼，并没有和我说话，我能感受到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她不想在这种地方面对自己的女儿，母亲总是回避我。

(三) 隔离、谎言洗脑、强迫看恐怖录像

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月后，一队大队长王敏谎称：让我和母亲在一起说说话，增加感情。我和我母亲被骗到二大队，我们被隔离在二楼，每人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两张床，一个电视和一个影碟机。

省“六一零”处长顾松海派四个人，她们曾经学过法轮功，被洗脑后助纣为虐，成为“六一零”的帮凶，参与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。她们是：宋宝君（五十三岁，曾是教师，家住哈尔滨市）、王梅（五十岁左右，家住哈尔滨市）、于景之（五十八岁，家住哈尔滨市）、周合珍（六十二，家住五常市）。

宋宝君和于景之“转化”我，晚上于景之陪我睡觉。王梅和周合珍“转化”我母亲。她们逼迫我看那些造假的录像片，我被封闭了二十多天，吃饭不准去食堂，有专人送饭。因为快过年了，她们就走了。

过年了，这里的环境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有丝毫的改变，空气里永远都充满着压力和紧张。每时每刻脑神经都崩得紧紧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经常叹气。这里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来对待，连喊带骂，大呼小叫。

过完年后，省“六一零”又派这四个人，对我和母亲再次进行隔离二十天左右。每天她们给我们灌输谎言，混淆视听，说的都是些歪理，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，最终的目的是想让我们“撤诉”，对爸爸的死因不再追究。他们的

手段是如此的卑劣！我爸爸被迫害致死，我和母亲被非法劳教，在这种情况下仍旧不放过我们，还要落井下石，逼我们放弃追究监狱的责任。

在隔离期间，前进劳教所科长杨国红和恶人宋宝君强迫给我看杀人的恐怖片。我不看，她们就逼着我，恐吓我：不看这些，不听话就打你，更不让你接见，别想见到你姐姐！脑袋里被灌满了恐怖片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恐慌里煎熬，晚上我不敢上厕所，每天都在噩梦中惊醒，身体机能失常，没有月经，还便秘。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，头痛欲裂。前后共四十多天的精神摧残，她们见没达到目的就走了。

然而省“六一零”仍不放过我和母亲，隔一段时间就来人逼迫我们，用各种话来刺激我和母亲的痛楚，妄图想让我们放弃为爸爸申冤。

(四) 做奴工、吃的如猪食

被劫持三个月后，我和妈妈才允许接见。当我见到姐姐的那一刻，满腹的委屈一下迸发出来，泪水倾盆而下，我握着姐姐的手哭诉着：“姐、姐、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……”姐姐泣不成声：“好，回家，老妹，姐给你请律师，你是无辜的，你别着急。”姐姐一直在安慰我。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到了，我和姐姐依依不舍分别。

寒冷刺骨的冬天终于要熬过去了，天冷心更冷！在寒冷的冬天里想喝杯热水常常都没有，洗头、洗脚用的都是凉水，更别说洗澡了。我的脚冻得象紫薯，洗衣服的时候手冻得一点没有知觉。白天我们被强迫做奴工：糊纸盒，我刷乳白胶，气味特别刺鼻，一天一天的站着，累得脚后跟都很痛。有时我们被强迫在外边冻着干活，不干活就用电棍殴打法轮功学员。二队的霍淑萍经常打人。到了春天，室内依旧阴冷。

除了逢年过节，或者有上级来检查时，我们能吃上一点儿菜和米饭，在大多时间我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冻大头菜：早上是冻大头菜咸菜，中午是拌冻大头菜，晚上是冻大头菜汤。食堂都是猪食味，这种菜恐怕猪都不愿吃吧。有一段时间，她们为了省钱给我们买来的是发霉的面，蒸出的馒头，散发着发霉的气味。有人吃完后拉肚子了，拉了好几天。情况严重后，才不给我们吃发霉的面。每天食堂用三两豆油做菜和做汤，供我们一百多人吃。每当检查的人员来时，给我们做点菜和大米饭，让我们必须撒谎：都得说吃得很好。

八个月的非法囚禁，精神和肉体

的双重折磨，加之吃得极其差，我身体每况愈下，高压不到九十毫米汞柱，低压不到六十毫米汞柱，一直闭经。

五月份，小草发芽了，地里的野菜也长出来了，队长霍书萍强迫我们出去铲地：种土豆、茄子、豆角等。当我们看见地里的野菜时，大家的眼睛都散发出光彩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颗婆婆丁和鸭食菜也叫苦菜，大家抢着去挖，回来后蘸酱吃，我也跟着吃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心酸至极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看着窗外，我是多么的渴望自由啊！多么的想念姐姐做的饭菜啊！多么的想回家啊！多么的想念躺在那冰冷的柜子里冤死的爸爸啊！

然而无论环境多恶劣，我知道我必须坚强起来，因为脆弱的母亲需要我的鼓励！我每天强装笑颜给母亲讲故事，或说一些我们小时候淘气的事，尽量分散母亲的注意力。

（五）只有魔鬼才会如此地残暴——电棍电、在地上拖着、毒打

劳教所本是教育人，弃恶从善的地方，然而这里的警察却已减刑为诱饵唆使刑事犯，对信仰“真善忍”的法轮功修炼者大打出手，一个原本可以改邪归正的人，却被他们改造成大恶之人，成为他们的打手。

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下午，星期五，我正在车间做奴工。这时来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人是杨国红。我们被强迫按手印，伪造证据。罪犯按十指手印，写着犯罪记录，下面有个框，按完手印后，可以随便加罪名。我们大部份是被骗来的，现在他们要补所谓的罪证。我们不配合，队长霍淑萍暴力来对待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。我被叫到一个小屋，队长吴宝云和警察付丽红拽着我的手，强行让我按手印，我一直挣扎，拒绝，她们未能得逞。

我心情极度压抑，没吃晚饭，晚饭后吴宝云让我去大队办公室，我不去。她指使恶警付丽红，带着刑事犯盛利美、周风云、马利梅、巴利燕，把我拖到地上，拖着走，车间到大队大概有二百米，她们竟毫无人性地拖着我，水泥地把我的内裤磨破了，我的腰部、背部磨出了血。我高呼：法轮大法好！她们听到我喊，吓得不知所措就大打出手，一边打我一边拽我。恶警付丽红象个恶魔一样，一把就拽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吊起来了，我被勒得无法呼吸，我感觉马上就快断气了。这些犯人吓得紧张地说：“快放下来，她的脸都变色了。”她才

把我放下来，我被拖到大队门口，队长吴宝云正拿着电棍等着我，我被拽到二楼队长办公室，强迫我按手印，我拒绝。她们就唆使这些犯人对我拳打脚踢。她们好几个人把我的手背过去，我一点都挣扎不了，强行按上了手印，按得乱七八糟。她们想给我加罪名，我当然不肯，我拿过来那张纸，撕掉了。

这时，队长吴宝云魔性大发，拿着电棍就来吓唬我，对我一顿拳打脚踢。又要强行把我劫持到三楼继续对我行恶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撞墙抵抗。她们仍没放过我，我被劫持到三楼后，我的腿全被踢黑了。她说：“别人都按，你为什么不按？你既然来了，不管你冤不冤枉你都进来了，都判了，还在乎这个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是无罪的，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，我是被他们骗来的。你们这样跟着他们执法犯法，将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我是冤枉的。你们本来就应该给我上报，把我送出去。我不按手印，是为了不让你们犯罪，都是为了你们好。”

我的衣服袖子都被她们扯坏了，吴宝云给缝上后，告诉我：不让我跟别人说被挨打了。她们干完坏事还想掩盖。我的脖子被他们勒出了两条紫色的印，头上有两个大包，身上多处青紫、发黑，痛得我走路都无法迈大步。我和她们的孩子一样大，她们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悯心，对我如此灭绝人性地摧残。

第二天，交接班的警察王美英看到了我脖子上被勒得青紫的伤痕，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感冒了。我说不是，是她们弄的，她问是谁，或许她大概猜到了，她就不再问我了。

八月十七日上午，我们正在操场上拔草，大队长霍淑萍把我叫到大队，让我按手印。她说：“你今天按也得按，不按也得按。”我拒绝，她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，对我拳打脚踢，随即拿起大电棍就狠毒地打我。我仍拒绝按手印，她竟丧心病狂地用电棍电我，电我的后背，大腿还有身上多处，加上上次被毒打留下的旧伤疤还没好，我痛得情不自禁地大叫。我说：“我要找所长谈话。”她咆哮：“今天你必须按手印，就是把你的手电残废了，你也得给我按。你再不按就把你交给前面科里的人，那里可都是男的，他们要打人可比我狠。”

回去后，我强装很坚强的样子面对我可怜的母亲，我不想让我母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，怕她接受不了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很快的过去。”晚上睡觉，我痛得不敢翻身，我只能偷偷地哭。强制改变不了人心，暴力征服不了人心，我

坚信，邪不压正！邪恶嚣张的气焰只是一时，乌云遮不住太阳！

第二天，八月十八日是接见日，大队长霍淑萍不让我接见，怕我把她们干的丑事说出去。她们就是这样，干完见不得人的事，就极力的掩盖，表面打着人性化管理的幌子，背地里却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。我的姐姐并没有因为不让接见而放弃，她直接去找所长，争取到了接见的权利。

我身上被打坏了，一动就很疼，走路很费劲。姐姐看见我很痛苦的样子，抱着我连哭带问：“老妹，咋回事啊？为什么她们不让我见你？你是不是挨打了？”她们怕我曝光我被毒打的事，派一个科长和一个警察在那看着，我要说实话，她们回去就继续残害我。此刻的我是多么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和姐姐回家啊！姐姐一直安慰我说：

“老妹，让你受苦了……，你再忍一忍，很快咱就回家。”我一边哭着，一边不停地点头，十分钟很快过去，我和姐姐一起哭着，互相拽着手不愿分开，这一刻，我的心撕裂般地痛。父母被非法关押的十几年里，我和姐姐相依为命，虽然姐姐只比我大两岁，她却象我的保护伞一样，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每当我在孤独痛苦时，她就是我精神的支柱，支撑着我熬过这暗无天日的苦难。

晚上队长吴宝云找我谈话，问我哪错了，让我给大队长霍淑萍赔礼道歉，威胁我不道歉就给加期。我听到后惊讶不已，强盗逻辑，我被打了，还得向打人者道歉！我告诉她，我不可能去道歉。我被罚站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后，才让我回去睡觉。

一天又一天，我在煎熬等待中度过。二零一二年的冬天更加冷，我知道熬过了这个冬天，我就快自由了。这年的雪异常的多，不管天气多么恶劣，下完雪后，周力帆、霍淑萍、刘畅强迫我们出去扫雪。每次扫完雪，我的手都被冻僵了，一点知觉没有，还常常没有热水喝，只得喝凉水。

一年半非法关押在这座人间地狱，我亲身经历了灭绝人性的折磨，我身边有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，有的人身体被毒打致残，不能干活。由此可想而知，我的爸爸生前遭受的折磨远远大于此，无论怎样艰难，我更加坚定为爸爸申冤的路要走下去，直到爸爸的冤案得以昭雪。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截至2014年10月底，已有超过1.82亿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天灭中共，退党、团、队（三退）保命。